

儀禮疏卷第二十四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

具謂始死至殯

所當

疏

賓入至而殯。注具謂至當用。釋曰自此盡卒殯乃歸論賓介死之事云賓入境而死遂也者若

未入境即反來云主人爲之具而殯者謂從始死至殯所當

用者主人皆供之鄭云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直云至殯所

當用明不殯於館取其至殯節主人供喪具以其大斂訖即

殯故連言殯故下文歸介復命之時柩止門外明斂於棺而

已

介攝其命

爲致聘享之禮也初時上介接聞命

疏

介攝其命。注爲致至聞命。釋曰

云初時上介接聞命者鄭解介得代賓致命之意以其命出

於君初賓受命於君之時賓介同北面上介接聞君命矣以

是今賓死

君弔介爲主人

雖有臣子親因猶不爲主人得攝其命以介與賓並命於君尊也

疏

君弔介爲主人。注雖有至尊也。釋曰古者賓聘家臣適子皆從行是以延陵季子聘於齊其子死葬於嬴

博之閒故鄭云雖有臣子親因猶不為主人以其介尊故也

主人歸禮幣必以用

當中奠贈諸喪具

疏

主人至以用。注當中至賓禮。釋

喪者之用云當中奠贈者解經中小斂大斂之用云當中奠

贈諸喪具之用者具謂襲與小斂大斂解經幣云不必如賓

禮者不必如致飧饗之禮束紼皮帛之類不堪喪者之用故也

介受賓禮無辭也

疏

介受賓禮無辭也。注介受至辭之。釋

陳之以反命也有賓喪嫌其辭之曰云介受主國賓己之禮者謂公幣私幣之屬故鄭云當陳

之以反命也言無辭者雖無三辭以其賓受饗餼之時禮辭

受食三辭明介亦有禮辭云無所辭也者以不饗食

疏 有賓喪嫌介有三辭故云介受賓禮無辭也 不饗食 釋曰案上遭君喪受饗餼不受饗食鄭云受正

介復命柩止于門外

門外大門外也必以

疏

歸介至門

外。注門外至忠心。釋曰知門外是大門外者國君有三門臯應路又有三朝內朝在路寢庭正朝在路門外應門外

無朝外朝當在臯門外經直云止於門外無入門之言明知止於大門外外朝之上是以上賓拜賜皆云於門外亦在外朝矣故鄭云必以柩造朝達其忠心也

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

卒殯

卒殯成節乃去

疏

介卒至卒殯。注卒殯成節乃去。釋曰當介復命之時賓之尸柩在外朝上

介卒復命謂復命訖出君大門奉賓之柩送至賓之家屍柩入殯於兩楹之間君往就弔卒殯者謂殯訖殯是喪之大節故云卒殯成節乃去

若大夫介卒亦如之

者小聘上介

介士

疏

若大至如之。注不言至士也。釋曰云不言上介者小聘上介士也者案經大夫介卒據大聘上

介是大夫而言今鄭以經不言上介則大夫介卒中兼有聘使大夫其卒亦如之故鄭云不言上介小聘上介士也欲兼見小聘之法也若小聘上介末介皆士則入下文士介死中以其下文更不見小聘賓介死法故此兼言之也

士

介死爲之棺斂之

不具他衣物也

疏

注不具至服也。釋曰以

其士介卑其禮降於賓與上介非直具棺他衣物亦具之此士介直具棺不具他物也其士介從者自用時服斂之

君

不弔焉

主國君使人弔不親往

疏

君不弔焉。注主國至親往。釋曰云主國君使人弔不親往

者對上經賓死君弔介為主人此士云不弔者明不親弔使人弔之可知也

若賓死未將命

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

未將命謂俟閒之後也以柩造朝以已至

朝志在達君命

疏

若賓至將命。注未將至君命。釋曰前云賓入境而死謂在路死未至國此經更說賓至朝

俟閒之後使大夫致館未行聘享而賓在館死之事故鄭云俟閒之後是以鄭云以柩造朝以其既至朝志在達君命則

知上國外死不以柩造朝可知

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

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

往謂送柩

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

不禮面不舛不郊勞

記貶於聘所以為小也獻私獻也面猶覲也

疏

聘小

至郊勞。注記貶至覲也。釋曰自此盡三介論俟伯行小聘之事云不享有謂不以束帛加璧獻國所有云不禮者聘

訖不以齊酒禮賓面不外者謂私覲庭中受之不外堂此對大聘外堂受若然不言私覲而言面者對大聘言覲故辟之而言其禮如爲介三介

如爲介如爲大聘上介

疏其禮至三介。注如

爲至上介。釋曰云其禮如爲介者謂特問使大夫得主國之禮多少如大聘卿此大夫爲上介之時即上文介之禮餼饗及食燕之等三介者大夫降於卿二等故也舉此侯伯之小聘則公之臣子男之臣小聘禮數其義可知也

記

久無事則聘焉

事謂盟會之屬

疏

記久至聘焉。注事謂盟會之屬。釋曰此云久無

事則聘焉者則周禮殷聘也是以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云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云事謂盟會之屬者案春秋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以春秋有會而不盟盟必因會若有盟會相見故云久無事則聘焉

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

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

故謂災患及時事相

告請也將猶致也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板也

疏

若有至於方。注故謂至板也。釋曰云故謂災患

及時相告請者此即上經云若有言一也言災患上注引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此云及時事者即上注引春秋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是也云名書文今謂之字者鄭注論語亦云古者曰名今世曰字許氏說文亦然言此者欲見經云名名者即今之文字也云策簡方板也者簡謂據一片而言策是編連之稱是以左傳云南史氏執簡以往是簡者未編之稱此經云百名以上書之於策是其衆簡相連之名鄭作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是其策之長短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分字是一簡容字多少者云方板者以其百名以下書之於方若今之祝板不假連編之策一板書盡故言方板也

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

受其意既聘享賓出而讀之讀之不於內者人

稠處嚴不得審悉主人主國君也人內史也書必璽之

疏

主人至門外。注受其至璽之。釋曰云既聘享賓

出而讀之者上經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文承聘享之後故知此讀諸門外故云既聘享也鄭知人是內史者案內史職云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此云使人與客讀諸門外者亦是四方事書故知人是內史也知書必璽之者案襄二

十九年左傳云公如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
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故知此書亦璽之也
客將歸使

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館為書報也
疏客將至于館注為書報

也。釋曰此為書報上有故之事彼以束帛加書將命此亦以束帛加書反命于館
明日君館之

既報館之書
疏明日君館之。注既報至疾也。釋曰為

問尚疾也
昨日為書報之今日君始就館送客者書

問之道尚疾故也必須尚疾者以其所報告請
既受行出

多是密事是以鄭云既報館之書問尚疾也

遂見宰問幾月之資資行用也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問行用當知多

少而已古
疏既受至之資。注資行至作齋。釋曰使者

文資作齋
受命於君但知出聘不知遠近故云古者君

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故問宰
使者既受行日

行糧多少即知遠近也故知須問之

朝同位謂前夕幣之間同位者使者北面介立于左少退別其處臣也
疏使者至同位注謂前至

臣也。釋曰云既受行日者謂已受命日夕幣之前使者及

介朝君之時皆同位北面東上在朝處臣東方西面北上故

鄭云同位者。北面介立。于左少退以別處臣也。出祖釋較祭酒脯乃飲酒。

于其側。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

路之神。春秋傳曰：較涉山川，然則較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較祭酒脯，祈告

也。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轅之而遂行。舍於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古文較作較。祖出

至其側。注：祖始至作較。釋曰：云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

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較者，凡道路之神有二：在國內

釋幣於行者，謂平適道路之神；出國門，釋奠於較者，謂山行

道路之神。是以委土為山，象國中不得較，名國外即得較，稱

引詩傳曰：者證較祭道路之神也。引春秋傳曰：者案襄二十

八年左氏傳：子大叔云：較涉山川，蒙犯霜露，引之者證較是

山行之名。涉者水行之稱。故鄘詩云：大夫較涉，我心則憂。毛

傳云：草行曰較，水行曰涉。云是以委土為山者，案月令：冬祀

行，鄭注：行，廟門外之西為較，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

之禮。北面設主於較上，國外祀山行之神，為較壤，大小與之

同。鄭注：夏官大馭云：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

之以車轅之而去，喻無險難也。云或伏牲其上者，案周禮：大

疏

人云掌犬牲凡祭祀供犬牲用牲物伏瘞亦如之鄭注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轅之故知有伏牲其上云使者為轅祭酒脯祈告也者案周禮大馭掌馭王路以祀及犯轅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彼天子禮使馭祭此大夫禮故使者自祭犯轅而去云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者案詩云飲餞于禰是處者送行人而飲酒名曰餞也云遂行舍于郊者即上經云舍于近郊是也云其有牲犬羊可者犬人職云伏瘞亦如之是用犬也詩云取軹以軼是用羊也是犬羊各用其一未必並用之言可者人君有牲大夫無牲直用酒脯若然此見出行時祭軼案韓奕詩云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是韓侯入覲天子出京城為祖道又左氏傳鄭忽逆婦嬀子陳先配而後祖陳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鄭志以祖為祭道神是亦將還而後祖道此聘使還亦宜有祖但文不具

所以朝天子圭與纁

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纁三采六

等朱白倉

圭所執以為瑞節也剡上象天圜地方也雜采曰纁以韋衣木板飾以三色再就所以薦

玉重慎也九寸上公之圭也古文纁或作藻今文作璫

疏

所以至白倉○注圭所至作璫○釋曰云圭所執以

為瑞節者案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又云王
 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是以其圭為瑞又案周禮掌節有玉節之節即是節與瑞別
 矣今此云瑞節但連言節者案節不得言瑞瑞亦是節信故
 連言節也云刻上象天園地方也者下不刻象地方上刻象
 天園案雜記贊大行曰博三寸厚半寸刻上左右各寸半此
 經直刻上寸半不言左右文不具也凡圭天子鎮圭公桓圭
 侯信圭皆博三寸厚半寸刻上左右各寸半唯長短依命數
 不同云雜采曰纁者凡言纁者皆象水草之文天子五采公
 侯伯三采子男二采皆是雜采也云以韋衣木板飾以三色
 再就者依漢禮器制度而知也但木板大小一如玉制然後
 以韋衣之大小一如其板經云三采六等注云三色再就者
 就即等也是一采為再就三采即六等也是以鄭注典瑞云
 一采為一就典瑞云侯伯三采三就者以一采雖有再而併
 為一就觀禮注云朱白倉為六色者亦是一采一而為二色
 三采故六色三采據公侯伯子男則二采故典瑞云子男皆
 二采再就是也所以薦玉重慎者玉者
 實而脆今以纁藉薦之是其重慎也

問諸侯朱綠纁

八寸

二采再就降於天子也於天子曰朝
 於諸侯曰問記之於聘文互相備

疏

問諸至八寸○注二

采至相備。○釋曰：此諸侯使臣聘，纁藉之等云：二采再就者，上云三采六等，此二采不云四就者，此臣禮與君禮異。此二采雖與子男同，子男即一采爲一市，二采爲再市，爲四等。今臣一采爲一就，二采共爲再就，是二采當君一采之處，是以典瑞云：瑑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以規聘亦是。臣二采共當君一采一市之處，云降於天子者，案典瑞王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言五就者，據一采爲一等。若據一采一市而言，即五采十等，此二采二等是降於天子也。此亦降於諸侯而言，降於天子者，此鄭君指上文朝天子而言，故言聘諸侯降於朝天子也。云於天子曰朝者，據上文所以朝天子是也。則諸侯自相朝亦同圭與纁九寸，侯伯以下亦依命數云於諸侯曰問者，諸侯遣臣自問，若遣臣問天子圭與纁亦八寸，是以云記之於聘文互相備。案王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規聘，無所依據，則於天子諸侯同言八寸者，據上公之臣侯伯之臣，則六寸，子男之臣，則四寸，各降其君二等。若然，經言八寸者，據上公之臣也。皆玄纁繫長

尺絢組

采成文曰絢，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爲飾。皆用五采組，上以玄，下以絳，爲地。今文絢作約。

疏

皆玄至絢組。○注：采成至作約。○釋曰：上文纁藉尊卑不同，此之組繫尊卑一等云。采成文曰絢，鄭注論語文成章曰絢。

與此語異義同云繫無事則以繫玉因為飾者無事謂在
 禋之時亦以繫玉因為飾此組繫亦名纁藉即上文反命
 之時使者執圭垂纁上介執璋屈纁又曲禮下云執玉其有
 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鄭注亦云藉纁也裼襲皆據有纁無
 纁之時是其因為飾云皆用五采組者以其言絢絢是文
 章之名經又言皆復無尊卑之別故知皆用五采組也云上
 以立下以絳為地者以其皆用五采而經直云玄纁為地上
 加五采上下皆據垂之為上下必知上玄下絳者上玄以法
 天下絳以法地故也經云纁注云絳者爾雅問大夫之
 三入赤汁為纁絳則赤也故本絳以解纁

幣俟于郊為肆又齋皮馬

肆猶陳列也齋猶付也
 使者既受命宰夫載問

大夫之禮待於郊陳之為行列至則以付之也使者初行舍
 于近郊幣云肆馬云齋因其宜亦互文也不於朝付之者辟
 君禮也必陳列之者疏問大夫至皮馬○注肆猶至為肆
 不夕也古文肆為肆○釋曰知載大夫幣是宰夫者以
 其初宰眾官具幣故知載幣於郊付使者亦是宰夫可知云
 幣云肆馬云齋因其宜亦互文也者以其幣是財賄易可陳
 列故言肆不言齋亦付使者矣馬是難陳之物辭無常孫
 故直言齋亦付使者亦陳之是因其宜互文也

而說

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辭必順且說

疏

注受命不受辭。釋曰受命謂受君命聘於鄰國不

受賓主對答之辭必不受辭者以其口及則言辭無定準以辭無常故不受之也

辭多則史少

則不達

史謂策祝

疏

注史謂策祝。釋曰案周禮大史內史皆掌策書尚書金縢云史乃策祝是策

書祝辭故辭多為文史

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

至極也今

辭

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辭

辭不受也對答問也二者皆卒曰敢

言不

疏

辭曰至敢辭。注辭不至不敢。釋曰辭謂實辭主人答謂賓答主人介則在旁曰非禮也敢故易

旅卦初六云瑱瑱斯其所取災鄭云瑱瑱猶小小爻互體艮

艮小石小小之象三為聘客初與二其介也介當以篤實之

人為之而用小人瑱瑱然客主人為言不能辭曰非禮不能

對曰非禮每者不能以禮行之則其所以得罪是其義也

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

館者必於廟不

館於敵者之廟為大尊也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

疏

卿館至工商。注館者至而已。釋曰云

館者必於廟案上歸饗餼云於廟明其禮皆在廟可知云不
館於敵者之廟為大尊也者以其在廟尊則尊矣故就降等
而已若又在敵者之廟以上是其大尊云自官師以上有廟
有寢者案祭法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云官師謂中士下
士是其官師有廟知廟有寢案周禮隸僕云掌五寢之埽除
鄭注云五寢五廟之寢天子七廟唯祧無寢詩云寢廟奕奕
相連之貌故左傳云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是其前
曰廟後曰寢工商則寢而已者案爾雅釋宮云室有東西廂
曰廟注云夾室前堂又云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注云但有大
室是其自士以上有廟者必有寢庶人在官者工商之等有
寢者則無廟故祭法云庶
士庶人無廟祭於寢是也

管人為客三日具沐五

日具浴

管人掌客館者也客
謂使者下及士介也

飧不致

不以東帛致命
草次饌飧具輕

疏

飧不致。注不以至具輕。釋曰君不以東帛致命者對饗
饌以東帛致之此不以東帛致草次饌具輕者以其客始至
則致之故言草次也對聘日致饗餼生死俱
有禮物又多為重故以此物為輕而不致

賓不拜

以不致命

疏

實不拜。注以不致命。釋曰云不拜者宰夫朝
服設食賓無拜受之文以其不以東帛致故也

沐

浴而食之

自絜清尊主國君賜也

疏

沐浴而食之。○注自絜至可知

○釋曰云記此重者沐浴可知者以其食禮輕尚沐浴而食饗餼食重者沐浴而食可知

卿大夫訝

大夫士訝士皆有訝

訝主國君所使迎待賓者如今

使者

疏

卿大至有訝。○注卿使至護客。○釋曰云卿大夫

護客

大夫主人使士迎言皆有訝者自介已下皆迎之云卿使者

大夫上介士衆介也者據此篇是侯伯之卿大聘而言其實

小聘使大夫亦使士迎之所迎者謂初行

賓即館訝將

公命

使已迎

疏

賓即館訝將公命。○注使已迎待之命

舍門外待事于客注云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待事于客

通其所求索彼謂天子有掌訝之官共承客禮此諸侯使無

掌訝是以還遣所使大夫士

又見之以其摯

又復也復

訝將公命有事通傳于君

者訝將舍於賓館之外宜相親

疏

又見之以其摯。○注又復至執雉。○釋曰云復

也大夫訝者執鴈士訝者執雉

以私禮見者訝將舍於賓館之外宜相親也者禮掌訝舍於賓之館門外此大夫士君使為訝雖非掌訝之官亦為次舍于賓之館外宜相親故執摯以相見大夫訝者執鴈士訝者執雉案士相見及大宗伯文也

賓既將公

事復見之以其摯

既已也公事聘享問大夫復報也使者及上介執鴈羣介執雉各以

見其

疏

賓既至其摯。注既已至其訝。釋曰云以公事聘享問大夫者此並行君物享主國君及問大夫

故云公事也云復報也者有報訝者以摯私見已今還以摯私報之知使者及上介同執鴈不執羔者見上文主國卿大夫勞賓同執鴈則知此使者及上介同執鴈可知各以見其訝者謂使者見大夫之訝者上介見士之訝者士介亦見士者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

言國獨以此為寶也四器謂圭

璋璧琮

疏

凡四至可也。注言國至璧琮。釋曰案以公事宗伯云以玉作六瑞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以下人

執之曰瑞又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謂禮神曰器此四者人所執不言瑞而言器者對文執之曰瑞禮神曰器散文則通雖執之亦曰器是以尚書云五器卒乃復與此文皆稱器云言四國獨此以為寶者案周禮天府職凡邦國之玉